



峭壁上那棵酸枣树

文 / 张庆和

是为摆脱饥寒交迫的日子，你才无可奈何地跳下那悬崖？是为免遭那场被俘的耻辱，于弹尽粮绝之后你才义无反顾地投落这峭壁？

历史感怀着你，岁月铭记着你。

那一天，你确实跳下来了，像俯冲搏猎的那只雄鹰，像划破静寂的那颗流星。

然而，你并没有死，一道峭崖壁缝救助了你，一捧贫瘠的泥土养育了你。生根，发芽，长叶……从此，你就在这里安家落户。日日夜夜，年年岁岁，终于顽强地活下来了，长大起来了，一直长成了一簇令人刮目相看的风貌。

这便是故乡那座大山的悬崖峭壁上，一棵摇曳在我记忆里三十年之久的酸枣树；一棵在夹缝中生存，在磨难中挣扎，在逆境中巍峨的酸枣树。

那是一棵怎样的树呵！它高不足尺，阔不盈怀；干细枝弱，叶疏花迟。云缠它，雾迷它；风摧它，雨抽它；霜欺雪压，雷电轰顶。大自然中的所有强者，几乎都在歧视它，虐待它。仿佛只有立刻把它从这个世界上除掉才肯罢休。然而，酸枣树并没有被征服，它不低头、不让步，于数不尽的反击和怒号中，练就了一身铮铮铁骨，凝聚了一腔朗朗硬气。

一次次，它在风雨中抗争呐喊；一回回，它把云雾撕扯成碎片；它以威严逼迫霜雪乖乖地逃遁；它以刚毅驱逐雷电远避他方……

它像大山的一名哨兵，时时坚守着自己的岗位；它像一位忠诚的使者，及时报告着八方信息；它像一面飘扬的旗帜，召唤着，引导着，冲锋着，战斗着，率领着大山里所有的草草木木们，从一个春夏秋冬奔向又一个春夏秋冬……

它明知道自己成不了栋梁高树，却还是努力地生长着；它明知道自己不可能荫庇四邻，却还是努力地茂盛着。它不像山前的桃树，山后的梨树，娇生惯养地让人伺候、抚慰，动辄就使性子用脸子给点颜色瞧瞧。也不像贪图热闹的杨树柳树们，占据了水肥土美的好地方，便忘乎所以地摆首弄姿，轻飘飘只知炫耀自己。

而酸枣树，却默默地兀立着，不鄙其位卑，不薄其弱小，不惧其孤独。与春天紧紧握手，与日月亲切交谈。天光地色，尽收尽吮。从不需要谁的特别关照与爱抚，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，长成了那堵峭壁的生命，让人领略那簇动人的风采。它真诚而没有妒忌，它纯朴而从不贪婪；招手向路人致意问候，俯首向胜利者恭贺祝福，似乎是它的天职。

那是我亲眼看见的：那一年秋天，于不知不觉中，它竟结出一粒小小的酸枣。是的，只有一粒，而且小得几乎为人们所不见。

那酸枣是春光秋色日月星辰的馈赠，是一片浓缩的丹霞霓霓。亮亮的，红红的，像玛瑙，像珍珠，像一团燃烧的火焰，像那万仞峭壁的灵魂。

见到它果实的那一刻，当初我还陡地生出一个奇怪的想法：小酸枣，或许正是那棵酸枣树苦修苦熬数十年而得道的一颗心吧！有了心它便会有梦，便会更加热烈地拥抱世界了！

转眼远离故乡三十年，我再没有见到过那棵酸枣树。不过我想，眼下风光正好，它生长得一定会很茁壮，很茂盛，一定是干粗枝旺，叶郁果丰。长成了一个典型的男子汉形象，再也没有谁歧视它，再也没有谁欺辱它了。并且有很多小鸟常去它那里做客，和它一起歌唱。那歌声清韵悠扬，荡漾山谷。

峭壁上的酸枣树
峥嵘岁月立乾坤
嶙峋瘦骨傲风尘
玲珑琥珀挂珠璣
酸枣树

真诚纯朴 生而为人

——读张庆和《文情诗缘片片心》“阅人”
文 / 笑瑛

《文情诗缘片片心》(张庆和编、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)是一本专述张庆和先生作品及为人的评论集，计收录八十一篇评论文章。全书共分四个部分：第一辑《议文》，第二辑《说诗》，第三辑《阅人》，第四辑《读树》，我仅从第三辑《阅人》一章来谈谈自己粗浅的读后感。

“阅人”共收入孙承、杨志学、杨辉苍、孙德全、华静、王玉玲、张庆安、梁利萍、张文沈、张琳璋、蔡志宏、邢海珍、沈俊峰、许庆胜等21位作者的评论，大多是写与张庆和老师交往的经历，也有对收到张老师新书的感叹与评价。

作家沈俊峰在《一个人与一棵树》中写道：“在首都作家群中，张庆和心地善良、乐于助人是出了名的。常听他说‘能助人一把就助人一把’，有许多在文学创作中艰难跋涉的人，都曾得到过他的无私帮助；特别是他在做行业报副刊编辑期间，20多年时间里，发现并培养了一大批来自工矿企业的基层文学爱好者，仅行业内，就有近百人先后加入了省作协或中国作协。”无疑，张庆和是文学圈里公认的“好人”。每个初识他的人，对他的印象都是热情真诚，谦和有礼，乐于助人。我与爱人同时也是资深的文学爱好者，在疫情之前每年都收到过张老师的邀请，聚会通常是文朋诗友和编辑，每次也都有新面孔，其中不乏后起之秀。爱人李月总说张老师把她带进了海淀作协的圈子。

因为媒体人的缘故，经常转发一些张老师的诗文，我所看到的张庆和老师的简介有六七种，而且是越来越简洁，足以看出张庆和老师是一个多么低调的人。自从我们做起视频专访后，几次说想采访一下张老师，给他做个专访，张老师总是说不用不用，他不想太张扬。去年他三本新书出版，我们又提出给他开个新书发布或研讨会，张老师也是说不用不用，不搞那么麻烦。

认识十几年了，也是从本书中梁利萍、孙承等人的评介文章中我才梳理出张庆和老师的详细简介：张庆和，原籍山东肥城，生于1949年10月，18岁入伍。1974年1月，在《青海日报》刊发第一首诗作，相继有《雨滴小溪》《故乡土》《夜哨兵》《我身旁流着一条小溪》等发表于《空军报》《鸭绿江》等报刊，继而又有多篇诗作发表于《解放军文艺》《解放军报》《辽宁日报》等等。

张庆和于1987年8月从部队转业后，成为《中国建材报》的一名副刊编辑，定居北京。这一时期他写出的诗歌《窑炉班》，成了一块风水地；《西柏坡话题》《梁山好汉》《其实，诗人不过是一棵草》，散文《峭壁上那棵酸枣树》《海边，望着浪花》《面对草地》《仰望雪山》《坝上月》《蒹葭一棵树》《狼牙山远眺》《走向崇高》《关于“水的职称”说明书》《姐姐出嫁》《武当山的水》等刊发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工人日报》《农民日报》《北京晚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中国作家》《诗刊》

他就是那棵酸枣树

——简议《文情诗缘片片心》片段
文 / 李月

算来与张庆和老师认识也有十余年了，一说起张老师，眼前总是出现他高高瘦瘦的身影，笔直地立着，像一棵树……

近来收到张庆和老师的新书三卷，特别是对于张老师作品评论成书的《文情诗缘片片心》，仔细阅读了《读树》部分的十六篇评论及张老师自己的《拿什么保护你——我的“酸枣树”》，感慨颇多。感叹张庆和老师的酸枣树文辞兼美以及它的艺术高度的同时，刹那间觉得张老师就像那棵酸枣树：“一棵在夹缝中生存，在磨难中挣扎，在逆境中巍峨的酸枣树。”

回想张老师的写作生涯，哪里有一帆风顺的时候？生活环境的艰苦，创作道路的艰辛，而他像酸枣树一样“并没有被征服，它不低头、不让步，于数不尽的反击和怒号中，练就了一身铮铮铁骨，凝聚了一腔朗朗硬气。”此刻，我眼前再一次出现张老师笔直挺立的身影……

“它明知道自己成不了栋梁高树，却还是努力地生长着；它明知道自己不可能荫庇四邻，却还是努力地茂盛着。它不像山前

的桃树，山后的梨树，娇生惯养地让人伺候、抚慰，动辄就使性子用脸子给点颜色瞧瞧。也不像贪图热闹的杨树柳树们，占据了水肥土美的好地方，便忘乎所以地摆首弄姿，轻飘飘只知炫耀自己。

而酸枣树，却默默地兀立着，不鄙其位卑，不薄其弱小，不惧其孤独。与春天紧紧握手，与日月亲切交谈。天光地色，尽收尽吮。从不需要谁的特别关照与爱抚，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，长成了那堵峭壁的生命，让人领略那簇动人的风采。它真诚而没有妒忌，它纯朴而从不贪婪；招手向路人致意问候，俯首向胜利者恭贺祝福，似乎是它的天职。”

这不就是作者自己的心声吗？哪里是在写树，分明就是自己的内心独白。读着这发自肺腑的文字，我感觉那棵酸枣树变成了张老师的模样——努力地茂盛着，真诚而没有妒忌，纯朴而从不贪婪。酸枣树瞬间高大起来，难怪梁牧在给张老师酸枣树一文的评论中将酸枣树与茅盾的“白杨礼赞”，陶铸的“松树的风格”相比，发出了酸枣树精神

等，其中有不少散文作品被《作家文摘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杂文选刊》《青年文摘》等多家媒体转载。1989年他出版第一本诗集《山野风》，1993年5月7日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曾为首届鲁迅文学奖初评组成员，中国作家协会多届会员资格咨询组成员，第三届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。其诗文与儿童诗等在国内百余家报刊发表或被转载，多篇作品入选中考、高考语文试卷和模拟试卷，以及“年选”、教辅、课外读物等不同版本图书300余种；儿歌《娃娃、西瓜》获“全国第七届80首童谣推荐作品优秀奖”(中宣部、中央文明办、共青团中央、全国妇联等七部门主办)；出版散文集、诗集《好人总在心里》《漂泊的心灵》《记忆不敢褪色》《哄哄自己》《山是青青花是红》《灵笛》《娃娃成长歌谣》《美丽的梦》《颠簸红尘》《该说不该说》《张庆和纪实文学选》《团团的故事》等二十余部。

张庆和老师是一位热爱生活，勤奋好学的人。不必说他三岁丧母后又一度失学的艰苦生活环境，刻苦读书，艰难创作，只是从作家黄国光先生在《一个摸黑写诗的人》透露出张庆和一家三代挤在50多平方米的房子，没有书房，爱人身体不好，晚上休息比较早，睡觉又轻，于是他灵感来时便摸出床头准备好的纸笔摸黑记录下来……只此一斑便可知他是多么地热爱着文学与生活！在做编辑记者的同时又创作出那么多的优秀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等作品，这肯定与他的勤奋好学是分不开的。

在《文情诗缘片片心》一书的扉页，印有张庆和老师这样一段话：“蜂抚百花，蜜酿一滴。蝶

舞蹁跹，缤纷世界。在文学的小路上学步，转眼已达五旬光景。值本书付梓出版之际，谨向过往时光里，关爱和帮扶过我的所有师友致谢！致敬！”的确，张庆和是个感恩知报的人。当出版《云影霞光映秋色——张庆和其文其人其三》一书时，在自序《给自己开个“研讨会”》一文中，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，想起那些帮扶过自己的人，足足提及了100多位师友的名字。前不久，从《上海青年报》上读到著名作家杜卫东先生《他的人生是一首诗》一文，此文得到了朋友们的普遍赞同。下面就摘录几句作为本文的结语：“如果在诗人中评选好人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写下一个名字：张庆和”……“庆和兄已经退休十几年来了，为人低调，淡薄名利，在喧嚣的文坛，即无话语权也无发稿权，能够被同道以诗赞美，足见其人品高洁”。

(笑瑛，本名靳新国，资深编辑，作家、书法家，北京正心国学文化研究院院长，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理事、中国萧军研究会华语红色诗歌促进委员会副会长等。



的文化符号应当成立的呼声。

十六篇评论中有的对酸枣树一文的写作方面的分析与赞美，如雷其坤、乔洪涛、王冉、梁牧、何小龙、杨芳侠、张志荣、刘武德几位老师的文章。无疑，酸枣树一文诗的语言是美的，坚韧的艺术形象是美的，美得很多人想据为己有而争相剽窃。其他八篇评论主要是帮助张庆和老师维权，讨罚剽窃者、揭露和批评一些出版机构和编辑不负责任，为谋利肆意擅自转载商用侵害作者著作权的违法事实。如吴志实的《31家出版社的35种“品格”编者要讲“严谨”》，也给同为编辑的我敲响了警钟。是的，如果编辑们都能更负责任地核对入编文章的作者版权等，也会给剽窃者封住畅通的大门，给真正作者应有的权益保障。

看了张庆和老师附上的《拿什么保护你——我的酸枣树》一文，我才更完整地了解到一位低调如酸枣树的作家维权的过程。如果不是朋友们提醒，不是他帮助朋友查找文章，他都不知道自己自己的作品被剽窃。至2004年8月底自己查到的所有使用《峭壁上那棵酸枣树》(《峭壁上的树》一文的已达48家出版社的55种图书，当时那个叫“尤铭”的剽窃者是江苏如东某中学的学生，

四川一个叫“王玉忠”的人更名为《峭壁上那棵银杏树》，发表在当地2004年7月5日的一家报纸上，抄文除把“酸枣树”改为“银杏树”外几乎一字未动！还有四川的“周明华”也是把《峭壁上那棵酸枣树》改作《峭壁上那棵银杏树》，发表在当地2004年7月14日的媒体上，2人不同之处只是周明华把散文体改成了诗歌体。还有“开心枫叶”网站有人故意把《峭壁上那棵酸枣树》全文诗歌体化，上下排列成一棵酸枣树的模样(也算是个创意)。标题下作者署名是“李某某”，另外有“康馨”，“肖继勇”、“黄宏”、“朱丹丹”、“俞云洁”等等，这些剽窃者应该好好读读这篇文章，学习一下酸枣树“真诚而没有妒忌，纯朴而从不贪婪。”在经历了无数的风霜雪雨之后，铸就的铮铮铁骨与朗朗硬气，而不是不耻地剽窃别人的创作成果，还“忘乎所以地摆首弄姿，轻飘飘只知炫耀自己”！而最值得他们这些剽窃者学习的是，张庆和老师朋友们支持下打赢了侵权案之后，将获得的所有赔偿款全部捐出来帮助了一位贫困学生！可见像“酸枣树”一样生长的张庆老师不为名利的本心。那些为名不为利不惜去剽窃违法者们，你们面对这样一棵可爱的“树”，一个可敬的人，难道不会汗颜吗？你们真的应该学习的是“酸枣树”的精神内涵！

再回到文章本身，张老师写“酸枣树”时，无疑是将自己的强烈情感化身成“酸枣树”，托物言志，诚不欺言。最后让我们再一次认真地欣赏这篇经典名作吧。

(李月，原名李爱娣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、北京海淀作协会员、北京写作协会会员。

峭壁上的酸枣树
李月
峭壁生神韵
独乐并无私
承天方立命
雷轰志不移
雨打头还仰
千树叶叶迟
卅年被雪欺

那棵酸枣树
曹华
枝枝冠冠共和尊
叶叶躬躬秉韧性
瑞霭丹霞养育恩
形云彩霓关怀德
三秋果实故乡根
卅秩风霜酸枣树
峭壁为家僻隙存
峥嵘岁月立乾坤